

◎往事情怀

除夕

儿时的除夕夜,过的极为简单,却那么美好。

似乎父母一年四季的辛劳,只为了过这一个除夕夜。至少是为了过好这个除夕夜,父母竭尽所能不辞劳苦。

除夕夜桌上的好吃的几乎都是自家田地里生产出来的,也是自家人一手做出来的。除了脱米加面用富力拉碾子拉磨外,其他的活儿都得做计划掐着日子安排。因此,一进入腊月父母就开始忙碌起来,做鞋、缝衣、拆洗被褥,扫家、刷墙、糊窗户,蒸糕、炒米、点豆腐,打酒、买炮、写春联,几乎没一天歇空。母亲说,不到三十黑夜,营生还往出生。

太阳落下之前,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就是给逝去的老祖宗点纸。爷爷坚硬的双手将一叠粗麻纸剪成铜钱状,拿了馒头、炸糕之类的祭品,领着老林家大大小小的男人们,爬过一座山,一起跪倒在一片土堆的坟头前。我不知道土堆下是哪辈先人,从爷爷和父亲严肃而虔诚的表情里读着老祖宗的尊严与伟大。返回的路上,气氛轻松了许多,大人们谈论着老老爷爷、老爷爷传奇般的往事,我远远瞻见老屋的上空已是炊烟袅袅。

明冬暗年黑腊八,除夕的夜色更黑来得更早。只有过年才拿出来的木制灯笼已被重新裱糊一新,用一根长木棍高高挑在屋檐前,点亮里面的油灯,柔和的灯光立刻笼罩了小院,孩子们拍着手吟诵着流传许久的儿歌:四四方方一座城,里面坐着诸葛亮,千军万马都不怕,空城一计留美名……满满的一大碗麻油,足可以亮到天明,任灯光徜徉。院子里的火笼也已燃起,火光渐亮,黑黝黝的炭足够母亲做四五天饭菜,但母亲任我们把火笼加高,没有丝毫责怪。贴在门口窗口以及猪圈狗窝的春联在灯光火光的照耀下,更显得红中带紫,雍容大气。根本没有烟花,爆竹也不多,小鞭炮也是拆成一个一个零圪蹦,但也噼里啪啦此起彼伏在山谷中回荡。屋后的大山顶上,突然传来几声春雷般的爆炸声,震得窗棂都发颤,我们连忙用手指塞住了耳朵,那是掏炭的羊换大爹和怀亮四爹从煤矿里弄回来的雷管和少许炸药发挥了威力,他们称之为震山。

小孩子信誓旦旦要熬年,在村子前前后后来户族人中,东家进西家出,看谁家的灯笼最亮,谁家的窗花好看。开始是一大片孩子,后来逐步掉队,不到子夜,就留下两三个人,也就各

自回家等着吃年夜饭。这顿饭一定要等到寅时,即现在的晚上两点,那才是接神的时候,不像现在晚饭既是年夜饭,接神在十一点就在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中开始了,不符合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了。

那时没有电视机,普通人家甚至连一台收音机也没有,不可能有春晚、贺岁大片,似乎也没有麻将、纸牌一类的东西,经济条件稍好的人家会在过年时买一副扑克游乐。我家也有一副扑克,但那是父亲用纸片给我们制作的,用红黑两种墨水画了红桃黑桃方块梅花,JQK是什么图案不记得了,只记得大王小王是两个牛头,宛若NBA公牛队的标志。那时父亲大病初愈,但那天精神格外的好,和哥哥姐姐们玩出溜炸、赶毛驴,欢声笑语荡漾在小屋里。我和弟弟不会玩,凑在旁边观看,又索然寡味,无聊之中不知不觉睡去。

等母亲推搡着叫醒我们时,一大盆猪骨头烩菜热气腾腾摆在了当炕,还有平时难得的印了红点的白面馒头。我已等不及到院子里放接神炮的大哥回来,睡眼蒙眬将一双黑手伸向馒头,被大姐用筷子轻轻敲回。

年夜饭后,母亲逐一把新做的或翻新的过年衣服分发给给我们,压在枕头下面,等着初一早上拜年时在同伴中炫耀。

如今,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猪骨头烩菜炖上一盘也无人问津,即使海参鱿鱼螃蟹大虾也是整盘端上来整盘端下去。衣服更是穿不了多长时间就压入柜底或干脆送人。直至现在也想不明白,那时候的年夜饭怎么那么香,哥哥的那件条绒褂子怎么那么好看呢? 文/林金栋

◎昨日重现



去年春天

2020年春天,北方小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四月的大地上松柏苍翠,桃花灼灼,柳条发芽,沙柳和沙棘葱葱茏茏。

清明节前,我匆匆收拾起了孩子们大包小包的衣物和书本,经历了宅家的漫长日子后,只想自由行走在大地上,能摘下口罩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村子

成了我们最向往的去处,幸好还有爷爷奶奶在,还有炊烟升起的烟囱,还有一席暖炕。

我们从东胜城回到百公里外紧邻陕西的准格尔旗小山村,看山坡上苏醒的草木,听河水叮咚,河岸边的杨树上酒红色的毛毛虫,惊得孩子们尖叫。沐浴在阳光和春风下的我们摘掉了口罩,尽情地欢笑。

孩子们无拘无束地在院子外撒欢,菜园子里那一行顶着一寸高嫩绿色叶子的红葱是报春的使者。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孩子们一直在院子外挖土,在土路上奔跑,在小河边扔石子,拉着捡拾的木棍骑马。阳光把孩子们的小脸蛋晒得红扑扑的,沾满了泥土的小手,装了泥土的鞋袜,泥土的气息将我们包围。我喜欢泥土的清香,女儿说:“我也喜欢。”

村子里的河流越来越瘦小了,裸露着大片的河床,向阳的山坡上杏花骨朵儿红着脸,背阴的河槽旁还有一些残冰,每一棵树都在酝酿一场绽放的盛宴,绿色、粉色、粉红色将会渲染出一片勃勃生机。

故土上,我和孩子们一边行走一边说笑,阳光洒在那片荡漾开来的水波上,洒在冒尖的小草上,洒在松软的土路上,洒在老屋门前,洒在我们的身上,暖暖的。布谷鸟和喜鹊在空中歌唱,它们迎着夕阳的余晖飞向天空,飞向杨树杈上的窝。

去年的落叶在角落里铺了厚厚的一层,踩上去沙沙作响,年幼的儿子在落叶堆里奔跑,把自己乐成了一朵花。女儿和小妹忙着往河里扔石子,那些溅起的水花伴随着青蛙“呱呱”的叫声和她们的笑声串成了童年里最欢快的乐曲。

碰到了一群羊,孩子们“咩咩”的学羊叫,羊也“咩咩”的回应着,齐刷刷地看着我们。小妹笑着说:“羊是不是看见我们长得好看呀。”或许是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孩子,大概羊也稀罕这些天真的孩子们吧!放羊的大叔还能认得我,还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

半山坡上那棵老榆树枝头挂满了一串串嫩绿色的榆钱儿,孩子们惊呼:“这是什么花?这么好看!”又来到了老屋前,小时候种下的杏树和桃树高出自己好多,枝头一簇一簇粉红色的花朵娇艳欲滴,阳光下的红杏树将老屋斑驳的墙壁照亮了。它们变成了这里的主人,守护着坍塌了的院落,我们却成了故乡来去匆匆的游客。它们在季节的风里开花、结果、落叶,书写着生命的轮回。

一处又一处无人居住的旧院落,房前屋后的树木依旧环绕在四周,给老去的村子带来无限生机和活力。 文/寒 岛

◎城市笔记

车窗外

几年前成为一名铁路职工,坐火车成了常态。上车后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碰上熟悉的同路人,聊一会儿八卦,吹一会儿牛皮,几个小时的车程,飞一样就过去了。如果一路上没碰上熟悉的人,放空神经休眠一下,也是一件不错的事。

冬日的一天,我照例休班回家,踏上火车,找到座位,百无聊赖的翻动着手机,车是何时开的,竟然没有感觉到。一边在心中赞叹铁路同行开车的技术,一边把目光投向邻座,那是母女俩,女孩只有五六岁的样子,正是“十万个为什么”的年龄。母女俩仿佛第一次坐火车般,目光紧紧锁定在车窗外,母亲在耐心解答女儿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是什么。在她们眼中,那不是车窗外冬日荒芜的大地,那是一片神奇的未来世界,充满着无限的魅力。受到感染,我把目光投向车窗外,远方的群山在缓慢地向后位移,只有近处干枯的树,电线杆、孤寂的民房,如同受到惊吓般,刷的一下就没了踪影。火车就在这不断变换的画面中穿行着。我不知道车头上司机的目光能看到什么,只知道自己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看天空大地了。手机就像附着在手上的衍生物一样,霸占了我的目光和思维,控制着我的行为习惯。今天突然离开那小小的屏幕,我发现车窗外的世界,天高地阔,无边无际。一年中的最后一个季节,万物都在萧条中等待着春天的到来,看似没有各种生命,小虫、小草、小花,还有耕种者的希望,所有一切都在等待,等待着春风化雨那一刻的到来。想想自己,从大学毕业到铁路员工,角色的转换跟这车窗外的景色一样,变换就在时间的流逝中,想想从做一名铁路职工的不适应到现在的驾轻就熟,仿佛就是昨天到今天的事。岁月催人老,虽然我在师傅和长辈面前,从不敢这样感叹,但我已经感觉自己不再是那个曾经的毛头小子了。前不久,跟几个上高中的男孩子打篮球,一开始,他们直呼我老头,在他们这帮00后眼中,我这个90后已经是一名老人了,不过我心里没有丝毫不快,反而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那种幼稚的倔强,清澈的坦诚,调皮的冲动,以及不计后果的快言快语,让我又兴奋又惭愧。

是火车进站的摇动,将我飘远的思绪拉了回来。我发现车程过半竟在不觉中,视线中的车窗外,景物依旧快速移动,就像从不等人的时间,无论是兴奋、惬意、迷恋、冲动还是沮丧、徘徊、犹豫、绝望,它都按照自己的规则运行着。只有回头看过那一刻,才知道美好就在身后不远处,再看前方,朦胧的天

际边,阳光始终灿烂如新,只有加快脚步才有可能拥抱前方的理想。

在放下手机,将目光投向车窗的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看到的不仅仅冬日里广袤的大地天空,更是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不知道有多久没有这样正视自己,没有这样看看想想四季的变化了。 文/赵智博

◎人生絮语

贺卡

与女儿走在马路上,经过一家书店,女儿非要进去看看。走进书店,一张桌子上摆满了贺卡,在灯光的映衬下格外好看。女儿说:“妈妈,我想买贺卡送给同学。”我看了后对她说:“现在都是通过手机发信息,买贺卡浪费钱。”

女儿却站在那里不走,这时店员走了过来,她笑着对我说:“现在虽然手机方便,但是真正当你收到来自于朋友的贺卡时,内心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给女儿挑选了几张,边挑边问她,准备送给谁?她说要送的人很多,想送老师、同学、表弟和表妹。没一会工夫,女儿就挑选了十几张,她满心欢喜地看着这些贺卡,看着这一幕,也将我的记忆带回到了从前。

那时我也只有二十出头的样子,每到快过年的时候,我都会去离家不远的报摊上去买一些贺卡。当时我将贺卡寄给以前的同学和后来相识的朋友,我还会准备一张特别的贺卡,寄给心里的那个他。他是我暗恋的一个男孩,虽然与他相识也有几年,但是我始终都不敢向他表白。

我与他只是像一般朋友那样交往,我对他的这份心,他一直都不知道。虽然这样的一种感觉不好受,但是我却默默地付出了好几年。在这好几年的时间里,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我都会给他寄贺卡,我希望他能够通过这些贺卡明白我的心,能够主动来找我。

然而我太高估自己了,直到有天,他发来信息说让我参加他的婚礼,我一下子傻眼了。曾经喜欢的男孩,就这样和别人在一起了。那个时候虽然我很痛苦,但还是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在那之后,我不再买贺卡,不再寄贺卡。

如果这次不是女儿提及要买贺卡,对于曾经的那段往事,我已然将它压在了心底。那天女儿问我:“妈妈,你寄过贺卡了没有?”我轻声说:“妈妈寄过,只不过妈妈寄出的贺卡,都没有回应。”女儿接着说:“寄出去的贺卡不需要回应,只需要表达自己的心意就行了。”

是啊,或许最初寄出去的时候,我就不该想着有所回应。不是有人说过吗,爱就是成全,有些爱,哪怕付出没有回报,都是一段美好的记忆。 文/朱 凌